



书是一包药

王明学

初春的阳光倾泻下来穿过玻璃窗落进书房,墙角的电脑昏睡着,橱柜里静卧着厚薄不一的书,写字台上未完成的稿件拥抱着光亮。我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氛围,它总是失落的结束和希望的开始。

还没来得及享受可心的舒适,电话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就在要挂断手机的瞬间,才发现是发小张大洪打来的,便和他热情地聊了起来。

张大洪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,靠拉板车赚钱过日子。他酒瘾烟瘾大,常在街上东游西逛。我不止一次地叫他别这样瞎混,花时间多读点书对自己总有好处。

起初张大洪还对我的规劝睁大莫名其妙的眼睛,后来看见我就躲开了。他媽给我道出他的心里话:饱汉哪知饿汉饥。

随着政策的落实,生产现场的管理岗位该轮到我了,可正式通知时又变成了其他人。我回到家里大杯喝酒、大口嚼肉,关着门赌气不出去,别人来喊不开门,只是张大洪来了我才开门。其实我是想看看,这个曾经比我还倒霉的家伙现在怎么样了。

个头比我高半个头的张大洪穿得人模狗样的,他陪我在河边转了半天后,邀约我到他家阳台喝茶。谁知他爱人约了一群人在阳台打扑克。我要走,张大洪叫我到他书房坐坐。

我好奇里夹着妒忌,进到他不到8平方米的书房,书东歪西倒地放在书架上,没放满,有两格空了一半,写字台上摆着一盆小石山景,桌面放着纸和笔,一把单木椅放在桌前。

他首次和我谈起读书。他说,书是一包

药,治愈了他数不清的烦恼和痛苦。看来,我曾经劝他读书,他还真听进去了。我说,书是一把梯子,我就想顺着它爬上更高的社会阶层,然而就是爬不上去。慢慢习惯了,没爬上去,可我还是喜欢读书。

接着的时光,我和张大洪交往多了。他羡慕我不愁没地方上班,不愁上班没事做。我青睐他行动自由,想上班就上班,不想上班就在书房待半天,没人干涉。爱人不管他,他也不管爱人,后来他爱人与他离婚后去找了服她管的人。

我和张大洪爱在书房里闲聊。渐渐地,他也从爱吹爱聊变成了喜欢写点小文章的人。我们写完文章后喜欢把对方当成第一读者,而这第一读者也是天底下最瞧不起作者、最挑剔的人,两人都说百分之三十对文章的肯定,百分之七十对文章尖锐的批评,结果好多文章都在没见光的情况下就死亡。还好,我在公开的媒体上还发表过几篇豆腐块文章,而张大洪却没发过一篇。

现在,张大洪七十好几了,身体也不太好。跟他妈长大的儿子张宾强,后老汉死后,要母亲和父亲复婚。张大洪也不计较嫌,复婚时就一个条件,他看书写文章别干涉他。

张宾强对我说:“王叔,我爸要读书写文章,你说我不满足他的心愿还是人吗?”

我一阵心痛,伸出的手似乎和张大洪紧握着。



网购的乐与惑

艾禾

如果将来人类退化到只有一只手,你会拿它做什么?问了几人,答案居然惊人一致:拿来玩手机!只要有了手机,孩子就可以读书打游戏,男人就可以炒股侃大山,女人就可以逛衣服点外卖,各自为政,自得其乐。

购物网站上,四处都能看见女人们用支付宝和微信“血拼”的身影。在网购界还流行着这样一些词:A货、原单、断码、清仓……有句广告语:上购物网站,让钱更值钱!

不只是衣服,如今的卖家可以说是三头六臂,无所不包无所不能。女人们总能在网店里找到款式让人心动、价格让人心动的东西。我才狠下心到餐厅去大吃一顿后,就后悔地发现网上有人五折出售这家餐馆的餐券。前不久装修新家,就在网上淘到了埃及的地毡、法国的烛台、日本的净水器,它们真是惊艳又亲民。

当然网店商品也是良莠不齐,想买到好货必须有双火眼金睛,不少人上过当受过骗,白花花的银子换回一堆破烂。我的网购经历说起来也很坎坷,多年前第一次网购,根本不看卖家的信誉,光盯着四五十元的衣服激动,又不会用支付宝,头脑一热就点了5大件衣服,跑去银行汇款。收到快递惊呆了:衣服颜色跟图片完全不符,质量非常差,不是透光就是脱线。那时还没有七天无理由退货,大几百就这样泡汤。痛定思痛,才发现,如果太贪小便宜只会得不偿失。后来慢慢端正心态,谨慎购物,学会了货比三家,看信誉、看售后,才慢慢逛出了乐趣。

可是,千万别以为网购能为你省多少钱。我认为网店发展壮大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便宜快捷,而是商品下面的链接图片,上书:“浏览该宝贝的会员还浏览了……”这比广告还有效,你会不停地点链接,这些被链接到的“宝贝”各自还有链接,又牵扯出另外的商品……算法算出你的偏好,一件一件看下去,如同足不出户逛了无数个商店,像地瓜藤一样牵牵扯扯,就看你经不经得起诱惑、掏不掏腰包。

所以,那些以节约为借口逛网店的女人,最终无一幸免地感慨,9.9元快买到破产,而而且还乐此不疲地继续淘下去。有诗云:一入网店深似海,从此钞票是路人。

唉,网购,是快乐,也有困惑。

对照记

舒州

黄昏的风很大。山背上的夕阳,被吹得歪歪斜斜,时时像有坠落的风险。群树有霞色,红的,黄的,像大地上生起的一炉炉微火。风是来向火的,却惊得叶落纷纭。风像使它们忽然苍老,风也使它们像在离别。

寒枝都瘦,浑然的嶙峋,某种建筑的遗迹似的,完美天空中的雕塑。瘦枝,在地上照出疏影,铮铮的,如镌如琢,绝伦大地上的雕刻。疏影是寒枝的临摹,还是寒枝是疏影的镜像?

夜晚,梦对这一切照搬照抄。时间是一匹白马,你我皆伏在它的背上赶路,梦里半程,醒中半程。梦是醒时的倒影,还是醒时是梦的倒影,谁是谁的海市蜃楼?

诗,是一种采撷,也是一种照亮。有时,诗比生活美好,有时,生活比诗美好。那么,是诗采撷于生活,还是生活照亮了诗?

有人说,事实比虚构更有力量,有人说,虚构比事实更真实。那么,事实是虚构的脚本,还是虚构是事实的演绎?

真实是一种真实,艺术的真实是另一种真实,谁更接近真实本身?

爱是一面镜子,有人对镜,忽然觉得自己那么光鲜,如虎添翼似的,自己的爱甚甚是值得夸耀;有人对镜,却觉得自己灰扑扑的,简直狼狈死了,自己的爱甚低甚是眇乎小哉。



粥里的晨光

吴霞

凌晨五点的厨房总是醒得最早。暗青色陶瓷锅盖叩击锅沿的轻响,像一串露珠坠入深潭,在寂静中荡开层层叠叠的光晕。母亲佝偻着背调整燃气阀的姿势,与二十年前煤球炉前的身影完美重叠,只是当年泛着珍珠光泽的黑发,如今成了飘着霜色的芦苇。

我缩在门框边偷看她的“晨课”。浸泡过夜的粳米在滤网里泛着玉髓般的光泽,她总要凑近嗅三次才肯下锅——第一次确认没有陈米味,第二次检查山泉水的清冽,第三次仿佛在与沉睡的米粒们互道早安。当第一缕水汽从砂锅边沿钻出来时,她会突然挺直腰板,变成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将军。木勺以固定的节奏顺时针画圆,米汤逐渐泛起绸缎的光泽,这时候窗外的晨光刚好爬上第三格瓷砖。

“米粒开花的声音和昙花绽放是同一个频率。”十岁那年的某个清晨,她把我的手按在砂锅把手轻轻说道。我的掌纹与磨得发亮的檀木纹路相叠,看见沸腾的米粥里浮起细小的旋涡,像无数张翕动的嘴在吞吐星光。那时我尚不明白,为什么她总在第三十六次搅拌后关火,直到多年后在敦煌壁画前

驻足——画中飞天飘带的弧度,与粥面泛起的涟漪竟如此相似。

上个月发现母亲开始用计时器,砂锅正发出不安分的咕嘟声。“记性像漏水的木桶啦。”她笑着往粥里撒桂花,金黄的碎屑落进乳白米浆的瞬间,我忽然看清她手臂上深浅交错的灼痕。那些被蒸汽亲吻过的皮肤微微发皱,排列成奇怪的等高线图:左臂外侧新月形的旧疤是教我炒栗子时留下的,手腕处细密的红点记录着某次油锅飞溅的暴动,最新添的菱形印记则像枚褪色勋章,安静地躺在虎口位置。

现在轮到我的女儿扒着门框张望了。她总在米香初现时赤着脚跑来,鼻尖沾着梦的碎片。“外婆的粥会魔法!”小女孩指着随热气旋转的桂花惊呼。确实有魔法在发生——当母亲颤巍巍的手握住她的小拳头共同执勺,那些曾被烫伤的褶皱里,正涌出比晨光更温润的暖流。

晨雾散尽的时刻,砂锅边沿凝结的水珠终于坠落。叮咚声里,我看见二十年前的米汤浇灌着今天的桂花,而此刻的晨光正穿越未来无数个清晨,在小女孩的记忆中,酿成永不褪色的琥珀。

白鹭飞

上好

平静湖面
飞翔的影子擦开岁月的梦境
水花溅起时光的碎片
北飞的轨迹,划过湛蓝的天际
再一次逃离忧伤的季节
用人影演绎生活的宿命
漂泊者告别迷茫的风景
重回熟悉的地方
翅膀扇动的振幅中
已没有视线的障碍
俨然找回生活的又一个豁口
崭新的春天
注定在枯枝上长出新的力量